

苏联文学选读

吕元明 編



苏联文学选读

呂元明 編

吉 林 師 範 大 學



前 言

这本《苏联文学选讀》是为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包括函授生）学习苏联文学而編选的。

《苏联文学选讀》是一本有系統性的讀本，其中包括了革命导师列宁、毛澤东論文学艺术、苏联共产党关于文学艺术的重要決議、苏联杰出作家的重要作品和論文、中国杰出作家論苏联文学的論文等几个方面。

《苏联文学选讀》中的決議、論文、作品都是必讀的。学生有了更多的時間还可以閱讀苏联作家重要作品的全本。《选讀》的編选考虑到学生的学习時間和学习的全面性，編选的都是苏联文学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創作。

《苏联文学选讀》在編选时，参考了1959年苏联中等学校文学課本，其中一部分根据我国的需要作了取舍和增添。譯文参照我国已有的譯本。个别的譯文还作了校訂。

《苏联文学选讀》編选的很倉促，也不完善，希望同学和函授生提出意見，以便不断改进。

編 者

1960年 9 月

目 录

列宁

- 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
- 列宁論文学与艺术（摘自蔡特金的《回忆列宁》一書）.....
- 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俄共〔布〕中央
1925年6月18日的決議）.....
- 关于改組文学艺术团体——联共〔布〕中央
1932年4月23日的決議.....
-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兩杂志（摘自联共
〔布〕中央1946年8月14日的決議）.....

毛澤东

-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

A · 高尔基

- 伊則吉尔老婆子.....
- 海燕.....
- 在底層.....
- 母亲.....
- 列宁.....
- 致中国的革命作家們.....

B · 馬雅可夫斯基

- 向左进行曲.....
- 开会迷.....
- 黑与白.....
- 最好的詩.....
- 列宁.....

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563)
国际文学社問.....	(561)
親我吧，祖国！.....	(567)
嘉里尔	
木手杖.....	(554)
洪諾夫	
鳥飞走了.....	(552)
走遍全国.....	(551)
列宁墓边.....	(550)
薩可夫斯基	
西里·焦尔金.....	(530)
瓦尔采夫斯基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講話.....	(525)
巴西进步报纸記者問.....	(524)
怎样写《青年近衛軍》.....	(522)
年近衛軍.....	(405)
捷耶夫	
开垦的处女地.....	(330)
洛霍夫	
作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327)
鉄是怎样煉成的.....	(279)
斯特洛夫斯基	
开喉嚨歌唱（長詩的第一序曲）.....	(270)
保护照.....	(266)
于庫茲涅茨克的建設、关于庫茲涅茨克人們的故事.....	(262)
國格惊奇不已.....	(260)
.....	(248)

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

列 宁

十月革命市之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已经提出了关于党的文学的問題。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在沙皇专制俄国时代的这个可悲的痕迹，开始在消失了。它还没有熄灭，但是正在熄灭。有。我們內閣总理*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妄为，使《工人代表苏维埃新聞》还要“非法地”出版，可是除了对政府的耻辱以外，对政府的精神打击以外，这并無益地全國“禁止”政府所无力禁止的东西，是禁止也得不到的。

当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存在有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法党的問題上非常簡單地和非常不正確地、畸形地解決的。全部非法党的都是党的报刊，由各个組織出版，由各个集团主办，这些集团实际上与党集团或者成假若地联系着的。所有合法的报刊都是党的，——对党性是假裝出的，——可是“傾向”于这个党或那

* 內閣文意最初發表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號日的《新生活新聞》。署名：尼·列宁。

① 列宁在这里所說的十月革命是指一九〇五年十月的全俄政治罢工。

② 內閣總理格羅維斯(1849--1915)一九〇五年任的閣總理，采取反动的政策。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時，他反對革命，反對十月所發表的承諾言論自由等等的宣言，即出自他的手筆。——

3 《工人代表蘇維埃新聞》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正式組織。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它只有幾市官的印刷公限性質。這份報紙沒有固定的編輯部，并採取輪流的方法在該市的印刷厂印刷報紙。《工人代表蘇維埃新聞》一共出版了一期即在印刷中就被警察局沒收。

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虚伪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愿意表示党的观点的人们之不能不被迫含糊其词，与那些还没有成长到党的观点的人们、那些在实际上还不是党人的人们之思想上不做决和思想畏缩，混滑在一起了。

世索寓言的笔调，文学的卑躬屈膝，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呵！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把俄罗斯一切生动的和新鲜的东西都窒息着的醜恶状态。但是无产阶级暂时只替俄国争取到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如果沙皇制度已经沒有力量镇压革命，那末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欲望的党性和地下的、掩蔽的、“外交式的”狡猾的“合法性”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在我们的报纸上也看得到：不管由契可夫或如何嘲骂但在印行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和报纸的此套民主党的基础，而事实仍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仍然被排斥在专制的警察的俄国门外。

无论怎样，半个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在政治重新整顿时，现在十分之九的文学都可能，甚至“合法地”成为党的文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针对着资产阶级的习气，针对着资产阶级的营利的做生意的出版界，针对着资产阶级的文学上的地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在尽可能更完备和完美的形式中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唯利是图不但不能是个人或集体的联络的工具，而且它永远不能

① 古德可夫是大资本家，曾在临时政府中担任要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后逃亡国外。——译者注。

② 《无产者报》是秘密的布尔什维克周报，俄国社会民主党党的中央机关报，根据的中央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创办的。一九〇五年四月十日党中央全会决议任命古德可夫为中央机关报编辑。《无产者报》从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出报于日内瓦，共出过二十六期。根据参加俄国革命工作的有伏罗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和奥布拉斯基。《无产者报》继承了旧的、列宁的《火星报》的路径，并摆脱了布尔什维克《前进报》的全部传统。

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業无关的个人事業。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文学家！文学事業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業的一部分，成为的、偉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鋒队所开动的社会的机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文学事業应当成为有組織的、有統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一个組成部分。

高尔基說：“一切比拟都有缺陷。”我把文学比作螺絲的運動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許甚至会有一些歇斯迭里亞子，他們对于这种把自由思想斗争、批評自由、文学创作自由丁、机械化了、“官僚主义化了”的比拟，会大声叫嚷起来。会大声的叫嚷只是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还可爭論，本黨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机械化，少数服从多数。还可爭論，黨上級必須保證个人創造性，个人受好的广大的空間，思想形式和內容的广大的空間。这一切都是无可爭論的，可是說一句，无产阶级党的事業的文学部分不能和资产阶级党的事業的部門分割開起來。这一切並沒有推翻那个对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学發生的和奇怪的原理：文学事業应当一定要成为与其全部思想联系着的社会主义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机关，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組織。出版社和書報、書店和閱報館等等書報販賣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受党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注意这一切工作，对这一切工作加以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業的生气勃勃的精神毫无例外地放进其中，而除去取消古老的、半奧勃洛摩夫式的、半生意經的俄国“作家寫，讀者讀”——的一切基础。

自然，我們不是說，被亞細亞的檢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的文学事業的这种改造，是能够一下子做到的。我們决沒有想借一色紙制度或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公决主义。事情是在于使我們整个的党，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都認識到这个新任务，明白地提出它來，到处实现它，在調整了官僚制的檢查制度的責任以后，我們不愿意作

—— — — — —
2 奧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岡察洛夫(1813—1891)所著小说《奧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一个官僚、官僚、官僚人物的典型。——譯者注。

作資產階級生意經的文学关系的俘虜。我們要創造而且我們一定會創造自由的報刊，不僅在脫離警察壓迫而自由的意味上，而且在脫離資本而自由，脫離地位主義而自由的意味上；——不但如此，並且還在脫離資產階級及政府主義的个人主義而自由的意味上。

最后這一句話似乎是奇談怪論或對讀者的嘲弄。怎么！也許某一位知識分子，自由的熱烈拥护者，會叫喊起來。怎么！你想使文学創作這樣精緻的个人事業服從于集体制度呀！你想使工人們以多數的表決來解決科學、哲學、美学的問題呀！你否認絕對个人的思想創作的絕對自由呀！

——安撫些，學生們！第一，我們說的是党的文学及其对于党的绝对服从。每个人都有自由寫他所愿意寫的和說他所愿意說的一切東西，沒有絲毫的限制。但是每個自由的結社（党也在其範圍內）同樣也有自由驅逐那些利用党的招牌來鼓吹反党的观点的成員。言論和出版的自由固然應是充分的。但是結社的自由也應當是充分的。為了言論自由，我應該給你充分的權利去隨你高興地攻擊、扯謊和寫作。但為了結社自由，你應該給我權利去吸收或开除說這个和那個的人。党是自由的結社，因此它不清洗那些宣傳反党观点的黨員，它就不可避免地會驅逐，甚至思想上驅逐，然後在實際上驅逐。確定党的观点和反党的观点的界限，是党學，是党的策略上的食糧和党好，最后是党決非由一些毫無經驗的、最年青的黨員們把結社完全都亂搞，其次比較經常地使党内發生分裂。不完全地解釋馬克思主義的，不完全的黨員不得不去服從到自認是黨內派，可是同時卻經常地被問“你離”自己的黨。你們那些“絕對自由”的學說者學生們，在我們這裏，在黨內，也將被驅逐，因為現在我們黨馬上要變為群眾性的黨，現在我們處在突然變化的困難的過渡時期，現在必然有許多不滿意的人（从馬克思主義的观点看來），自由黨應當驅逐那些叛徒，也許還驅逐某些神學主義者，甚至我們的党内會一代更有一代新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消化不了這許多不滿意的人。黨內的思想自由和批評自由永遠不會使我們忘記人們在社會黨中應有的自由和平等的自由。

第二，從資產階級个人主義者批評說，我們應當告訴你們說：你們那些自由黨的自由的話不過是一種偽善而已。在以金錢勢力作主權的社會中，在勞動群眾作奴才而一小撮富人作寄生蟲的社會中，不可能有真正

的和实在的“自由”。作家先生，你离得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吗？你离得开那要求你作春宫画、描写美淫家“补充”“神聖”术的资产阶级观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个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或主义的空話（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翻轉过来的资产阶级）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和演員的自由，不过是戴着假面具的（或者戴着伪善的）对于錢袋的依賴、对于收买的依賴、对于豪賄的依賴。

而我們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打破这个假招牌，不是为了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沒有阶级的社会中才能），而是为了使真正自由的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着的文学去代替自由的面幕上和假招牌联系着的文学。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貪欲也不是野心，而是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的同志將招集一批又一批新的方派到它的队伍里。这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将不是替能食終日的貴妇人服务，不是替親和那尋發愁的“凡万士等人”服务，而是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这些劳动人民是國家的精华、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求进。这将是科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經驗和活生生的工作去丰富人类的最高成就，它要建立过去的經驗（完成了社会主义从原始的發展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現在的經驗（工人同志們当前的斗争經常的相互作用）。

工作吧！同志們！在我們面前是困难的和新的、然而是做以有很好成果的任务：組織广大的多方面的多輕捷的文学事业，同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密切地、不可分隔地联系起来。整个社会主义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应当立即进行改組的工作，去造成这样的状况，使它們根据这些或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组织。只有那时候，“社会主义主义的”会成为真正社会主义的文学。只有那时候，它才能以自己的只有那时候，它才能在无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摆脱资产阶级的奴才正先进的和激党革命的阶级的运动融合起来。

許德珩

原文摘“列宁論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

列宁論文化与艺术

(摘自蔡特金著“回忆列宁”一书)

……列宁發觉我們三个妇女在討論艺术、教育和訓練的問題。我这时恰巧正在对布尔什維克的独一无二的巨大文化工作，对于为艺术和教育开辟了新的途徑的俄国創造力的旺盛，表示惊喜。同时我也并不隱瞞我的印象：曾經屡次看到很有一些信心不足、盲目摸索、姑且嘗試的形迹，而除了热情地推求文化生活方面的新內容、新形式、新途徑以外，有时也發生故意“崇尚时髦”和仿效西方形式的情形。列宁立刻很热烈地参加了談話。

“那些新的力量的覺醒，它們为了要在苏俄創造新的艺术和文化而做的工作，”他說，“是好的，很好的。这一發展的猛烈的速度是不言而喻的、有利的。我們必須弥补几百年來所錯過的事情，并且我們希望能夠这样……。

“革命正在解放那向來被束縛的一切力量，正在把它們从生活的深处推到表面上來。这里給你們举一个例子。想想沙皇宮庭的風气和聲譽，以及貴族和資產階級的趣味和愛好，對我們繪畫、雕塑和建築的發展所發生的影響吧。在一个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社會里，藝術家為市場而生產商品，他需要買主。我們的革命已經把藝術家們從這一最近鄰的專制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了。革命已使蘇維埃國家成為藝術家的保護人和定購者。每一個藝術家和每一個自己想當藝術家的人，都有權利按照他的理想來自由創作，沒有什麼顧慮。

“但自然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決不可以袖手旁觀，听任混亂的局面隨意發展下去。我們必須完全有計劃地領導這個發展過程，去形成它的後果。我們离此还很远，非常远。据我看來，我們也有自己的一批

卡爾斯塔特博士^①。我們是過分熱心的‘繪畫破壞者’。即使舊的、舊的‘舊’的，我們也應當保留它，拿它作為一個範例，推陳出新。我們不能只是因為它‘舊’，我們就要撇開真正美的東西，拋棄它，不作為進一步發展的出發點呢？為什麼只是因為‘這是新的’，就要像舊的一樣來崇拜新的東西呢？那是荒謬的，絕頂荒謬的！這裡有很多東西。當然，也有對於在西歐占統治地位的艺术風氣的不自覺的尊敬。好的革命家，可是為了某種理由我們覺得應當證明，我們也站在文化的高峯”。我有指出我自己是個“野蠻人”的勇氣。我不承認現派、未來派、立體派和其他‘各派’的作品是艺术天才的最偉大的作品。我不懂它們。它們不能使我感到絲毫愉快。……

“可是，”列寧接着說：“我們關於艺术的意見是不重要的。數以千百萬計的人口中，藝術對几百個人甚或几千個人的貢獻，是次要的。藝術是屬於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思想和意志，並提高它們。它必須在群眾中間喚起藝術家，並使藝術家得到發展。難道當工農大眾還缺少黑麵包的時候，我們要把精製麵包送給少數人嗎？不消說，我不僅是在字面上而且也是在隱喻上說這點的：我們應該經常把工人和農民放在眼前。為了他們，我們必須學習管理，學會打算。這對於藝術和文化方面也不例外。……”

馬 清 槐

原刊於“列寧說文學”，人民出版社（1958）

① 卡爾斯塔特（1480—1541），著名的宗教改革運動家。

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

——俄共（布）中央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的決議

一、最近群众物質福利的提高，这同革命所引起的思想的轉變，群众积极性的加强，知識范围的巨大扩展等等，造成了文化的要求和需要的巨大增长。因此，我們进入了文化革命的阶段，而文化革命是向共产主义社会繼續前进的坚决条件。

二、这种群众文化成長的一部分是新文学的成長——首先是无产階級和农民的文学的成長，从它的尚在萌芽状态的但同时范围方面却空前广泛的形式（工人通訊、农村通訊、牆报及其他）起，直到思想性很强的文学作品为止。

三、另一方面，經濟过程的复杂，几种矛盾的甚至互相直接敌对的經濟形态的同时增长，这一發展所引起的新资产階級产生和壮大的过

* 这个決議的中国語文最初曾刊載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的《人民日報》。現在將《人民日報》編者按語轉錄如下：“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決議，在苏联文学發展历史上起了極巨大的領導作用。这个決議發表于原始新經濟政策時期，当时的历史条件、階級关系与无产階級文学的發展情况同今天中国情况有很多的差別。但这个決議中所提出的关于党領導文学活动的基本原則在今天仍有現实的教育意义。決議指出：党应当周到地和細心地对待中間作家，使他們尽可能迅速地轉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党对待无产階級作家，一方面以一切方法幫助他們成長，另一方面以一切手段防止他們驕傲、摆出党员的架子；对于輕視旧文化遺產、輕視文学專門家的錯誤态度必須進行坚决斗争。关于无产階級文学的内容，決議指出：无产階級文学应‘产生把握极其复杂的现象，不关闭在一个工厂范围内，不要成为中国的文学，而要成为領導千百万农民前进的偉大的战斗階級的文学’；在文学形式方面，党不特別支持某一文学派別，而主張文学領域中各种价值和寬漠的自由竞赛；党積極地指導文学批評和創作的活动，而避免在文学事業上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这个決議是值得我們很好地重新加以研究的。”

程：一部分新旧知識分子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的必然的、虽然最不自覺的向往；这种资产阶级的愈来愈多的思想代表者之不断从庸化学式地必泌出来，——所有这一切，也必然显现在社会生活の上。

四、因此，正如我國总的阶级斗争沒有停止一样，文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沒有停止。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超然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一面——在政治方面是则常无限地多种多样。

五、但是，如果忽视了我們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全錯誤，这个事实就是：工人阶级在我国获得了政权，全权实行政阶级专政。

既然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得政权以前掀起阶级斗争，实行把旧推翻的道路，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间，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便是：怎样同农民和睦共处，慢慢地改造他们；怎样和资产阶级有某种程度的合作，慢慢地挤挤他们；怎样使技术知識分子和其他分子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

因此，阶级斗争虽沒有停止，但其形式則已改变，因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前力求推翻当时的社会，而在自己专政时期則把“思想工作”提到第一位。

六、无产阶级应当保持、巩固、日益扩大自己的领导，同时则在战线許多新的区域中也占有适当的陣地。辯証唯物主义向完全领域（生物学、心理学、一般自然科学）渗透的过程，已經开始了。在领域中夺取陣地，也同样地早晚应当成为事实。

七、但是必須記住：这个任务是比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其前复杂得不知道多少，因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經能製造进行胜利的革命的，能给自己造就战士和领导者这样的人材，并且已造成政治斗争的卓越的思想武器，但是它当时不可能經得起自然問題和技术問題，而且它既是文化上被压迫的阶级，同样也不可能自己的文学、自己的特別艺术形式，自己的風格。虽然无产阶级已經有了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未形式的一切問題却还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

八、起领导作用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应当使

現无产階級作家的思想領導權而進行的鬥爭的重要性的輕視態度，應該斥責的。一方面反對投降，另一方面反對擺共產黨員架子，應當是黨的口號。黨也應當與純粹在暖室裏培植“无產階級”圖作鬥爭。廣泛把機械其複雜的現象，不關閉在一個工廠範圍成為專閥的文學，而要成為領導千百万農民前進的偉大的戰鬥學，——這應當是无產階級文學內容的範圍。

十二、作為黨所掌用的主要教育工具之一的批評，它的任務是由上述的情況來決定的，共產主義批評應當一刻也不放棄的立場，就應也不違反无產階級的忠誠，揭示各種文學作品的省意義，與文學中反革命的現象作无情的鬥爭，揭露階級利益衝突等等，但同時還要對於一切可能而且一定會提高无產階級一個集團與勞苦大眾覺醒、憤激和忠誠。共產主義批評應當在文學上命令的語氣。這種批評可以引起自己意識的仇視憤恨人類的動作有深遠的教育意義。馬克思主義批評應當從自己中間提出忠誠的、——怎樣對待階級鬥爭是從來共產黨員的學。馬克思主義批評已經用“季托”佔領命令，並且應當度過自己中間的一切階級。

十三、在宣傳宣傳各種文學團體的社會主義階級黨性部，宣傳文學形式和內容的一切規則使自已進行宣傳。宣傳文學，黨是不可以支持其一切形式（包括其內容形式和風格的）任何形式（包括其內容形式和風格的）。黨知道不能以階級來解決家務事，雖然一般顯示它是愛護社會主義而且應當領導新學派的宣傳，但同時由於其與時代潮流應當風和雨順被創造出來，但是我們應當知道，而且這個問題的解答還沒有出現。在我們文化目標上，任何在此方面就黨東傾起來的企圖，都應當加以斥責。

十四、因此，黨應當主張這個階級各種集團和團體自由。任何企圖解決這個問題，都不應是行官能武的虛假命令或黨的決議使某一集團或文學組織對文學出版事業執行命令。同時也是不容許的。黨雖然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支持无產階級階級農民文學、幫助“同路人”等等，却不能听任即使在思想上為无產階級的任何集團實行独占，因為這首先就會毀滅无產階級。

十五、黨應當用一切辦法根除對文學事業的事權的和外行干涉的企圖；黨應當仔細注意出版事業機關的人選，以保護其

的真正正确的、有益的和灵活的领导。

十六、党应当向一切文学工作者指出，必须正确地划分批评家和创作家的职能。对于创作家，必须把自己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真正的文学作品方面，而且利用现代丰富的材料。对于我们联盟中许多共和国和省的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必须加强注意。

党应当强调必须创造给真正广大的读者——工人和农民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应该更大胆和坚决地打破文学上的贵族偏见，并且在利用旧技巧的一切成就的同时，要能造出千百万人所能理解的适当形式。

只有解决了这个伟大的任务，苏联文学和它的未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完成自己的文化历史使命。

曹葆华 记

轉載“苏俄文学艺术問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关于改組文学艺术团体

——联共（布）中央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决議

中央决議：最近几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設重大胜利的基础上，文学和艺术不論在数量上和質量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長。

元年以前，当文学中还存留着新经济政策初期消极消极的異己分子的巨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正薄弱的时候，党曾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文学艺术方面的專門的无产阶级組織，目的是在于巩固无产阶级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陣地。

现在，当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中間已經成員，新的作家和艺术家已經从工人和集体农从中出現，現存的非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团体（伏阿普、涅普、彼得列夫等）的范圍已經很狹窄，并且已經失去它們的重大意义。这些团体所造成的高度，就在于这些团体已經从一般无产阶级的

伏阿普是俄共中央宣傳部所屬的文学艺术上最高名譽的；涅普是俄共中央宣傳部所屬的文学艺术上最高名譽的；彼得列夫是俄共中央宣傳部所屬的文学艺术上最高名譽的——附註。